

苦行高僧虛雲和尚傳

祝秀俠

一、楔子

話說近代有兩位高僧，恰巧他們的名字都有一個「虛」字，那就是「太虛」和尚，和「虛雲」和尚。太虛生平精研佛典，創辦佛學院，闡揚佛教，培育僧徒，舉世皆知。虛雲却是一個苦行頭陀，虔修苦行，普渡衆生，各地重建大小梵刹僧院，無慮數十，皈依佛門弟子不下數十萬人，生平足跡，幾遍全國及南洋各地，三朝五台，數赴普陀，而中州，而江浙，而黃河，而太行，而泰山，太華山，經臘戌過漢龍關，由大理觀洱海，入藏過烏蘇江，越拉薩河到布達拉山，復經不丹國，越重山峻嶺至葱嶺，到揚肅城朝佛古蹟，至孟加拉，渡錫蘭，赴緬甸觀大金塔。旅行南洋仰光暹羅，新加坡各地，身行數萬里，歷名山大川，除渡海航行外，水驛山程，風霜雨露，積沙峻嶺，島嶼椰椰，境風日變，心月孤懸而一衲一鉢，體力矯健，步履輕快，作爲一個遊方僧，也是一個健者。他的壽命很長，世壽十紀，爲僧百祀，一紀是十二年，他活到一百二十歲，生平遭遇，奇蹟很多，大陸陷匪，他在雲門寺遭匪黨洗劫毆打，種種施虐荼毒，重傷折骨，竟未殞命，時虛雲已一百一十二齡，再逾七八年，始溘然圓寂，距生於清道光二十年，逝世時恰好百二十歲，其自偈云：

「憨憨呆呆老凍膿，顛顛倒倒可憐生，走遍天涯尋知己，未識若個足知真。挑雪填井無休歇，龜毛作柱興叢林，耗費施主錢和米，空勞一生徒苦辛。」其弟子明一觀本題其像贊云：「個強此老，天魔嚇倒，露刃金剛，殺人如草。空中樓閣，沒頂頭腦。多子塔前，式領箕掃。法華會上，分座多寶。無相而相，善頌善禱。先喫

痛棒，再申懷抱。不動舌頭，許汝道道。「寬賢居士（岑學侶，粵人）私淑虛雲，師事數十年，曾爲編寫年譜，虛雲生前，並曾過日更正多處，寬賢居港，虛雲致函寬賢：「年譜一冊，今日始得寓目，關河多阻，感嘆奚如，憶壬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重病，目不見，耳不聞，奄奄一息，九死餘生，偃臥床褥，弟子侍奉榻榻，夙夜詢問予生平事蹟，蓋恐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來也，雲神情不寧，語音乖澀，隨說隨錄，不成片段，予亦未曾過目，證圓等將稿寄居士考訂，承港中善信，遽爾印行，時閱四年，雲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今令侍者略爲簽出，請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函中所說「雲門事變」，是民國四十一年間，虛雲在廣東乳源雲門寺爲匪兵洗劫毆打，施以種種荼毒，謂其藏有金條數百兩，白銀數千兩，須繳出，寺僧被毆斃多人，虛雲被木棒鐵棒毒打，肋骨折斷，五竅流血，以爲已死，始呼嘯而去。時虛雲已百十二歲，逾七八年，虛雲纔去世。

二、虛雲的出生

虛雲俗姓蕭，名德清，世居湖南湘鄉。父名玉堂，母顏氏。在清朝道光初年，這位玉堂公，以科舉出身，宦遊福建，佐治永春州事，那時，這一對夫婦也巳年逾四十，却是膝下無兒，從前人對無後是件大事，玉堂公總覺有所欠缺，顏氏更常常長嗟短嘆，婦道人家只有拜佛求神，祈禱神佛給他們蕭家一個後嗣。有一天，她到城外的觀音寺去祈子，但見這所寺院，門牆殘破，頹壞不堪，想是久無香火，顯得十分冷落，出了寺門，又瞧及東關橋樑年久失修，心中暗自禱告，發下宏願，重加興建，說也奇怪，當晚夫妻倆同做一夢，見一長鬚身穿青袍的人，頂着觀音菩薩跨虎而來，躍登榻上，驚醒後互告，訝爲奇事，不久，顏氏居然有孕，這自然是天大的喜事，認爲出自神賜。第二年玉堂公由永春調差到泉州府，不經不覺，顏氏十月懷胎，瓜熟蒂落，在泉州府衙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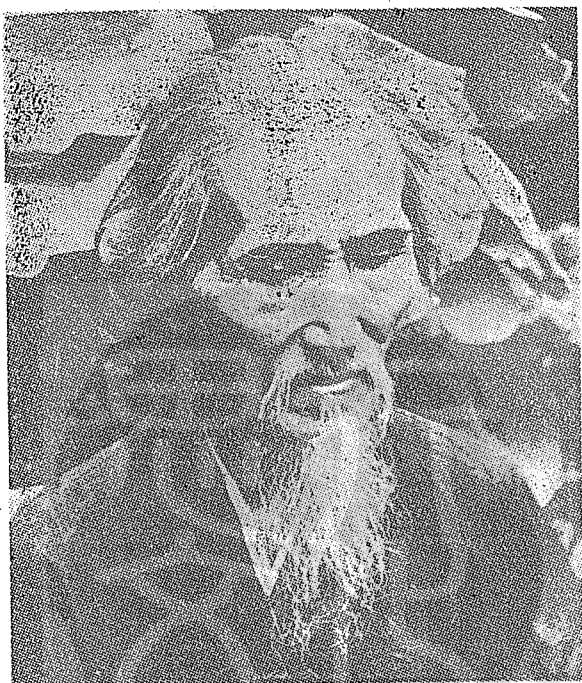
裏生產了。

但是，生產的那天早上，胎兒墮地，却是一個肉團。顏氏一瞧，嚇得昏了過去，她多少年的指望，眼看却是一個怪胎，今後更無希望，一慟之下，氣壅心悻，產後身子孱弱，竟就一命嗚呼。

顏氏死後的第二天，忽然有一賣藥郎中到門，家人正在悲傷惶恐，那賣藥的說：胎兒在肉團裏，可以破出，果然破了那個肉團，得一男孩，便由庶母王氏撫育。玉堂公在泉州四年，又調到漳州福寧，不經不覺，那孩子已經十歲了。

在十一歲的時候，玉堂公又回到泉州，那時祖母周氏年老多病，她的另一個兒子也沒有子嗣，德清兼祧兩房，祖母爲他定了兩門親事，一田氏，一譚氏，兩家都是湖南寄籍福建的官宦人家，也是世好。那年，祖母去世，父丁憂，回籍守制。

德清自少便不喜如輩，他父親請了老師在家教他讀書，他對儒書，不大感到興趣，聞人誦佛經則喜，十三歲那年，他隨



高齡一百二十歲的虛雲和尚法相。

父送祖母靈柩返湘安葬，請了和尚在家舉行佛事，他見到那些三寶法物，心生歡喜，家裏也藏有一些佛經，他偷偷的閱讀，初看香山傳，觀音菩薩成道事，重染於心，他父親以只此一子，督教很嚴，但他總對四書五經不大用功。那年，他的叔父蒲堂，要到南嶽去進香，他吵着要隨去，到了南嶽，遍遊佛寺，若有夙緣，不欲回家，他是很怕他叔父的，只好隨他歸家。

到了十四歲，他父親知道此子有出塵之志，無法改變他的思想，只好因勢利導，留他在家，請了一位先天大道王先生，教他在家修行法，看各種道書和教內外氣功，但德清一心總想着出家，只是不敢明言。到了父親守制期滿，要去福建廈門任事，管教之責便落在叔父頭上，他在家讀道書也兩三年了。

十七歲那年，他實在忍耐不下，如坐針氈，一日，乘叔父外出，認為這是一個出家的千載一時機會，便匆忙打好包袱，出門向南岳走去，那知道路途不熟，歧路甚多，終被叔父及家人半路截回，逃亡不成。

他叔父覺得責任重大，無法對他管制，把他送回父親處。那年，德清十七歲，從前人都早婚的，他父親想想莫若爲他討親成家，或可將他羈縻得住，不久，便將田譚兩氏都接回家，行了婚禮。

他成親之後，對那兩位青春少女都無動於中，洞房之夕，便自獨宿，此後雖同居，却未成親，逐漸對田氏譚氏解說佛法修行，兩氏竟也信服，他的堂弟富國，也佩服他超凡出俗的思想，於是閨中堂上，時時說法，都成淨侶。

到了十九歲，他決志離家，堂弟富國也有志一同，預早探聽好到福州鼓山的路途，作了一首詩偈皮袋歌留別田譚兩氏，節錄那皮袋歌兩段如下：「皮袋歌，歌皮袋，飲酒食肉亂心性，縱欲貪歡終敗壞，做官倚勢欺凌人，買賣瞞心放狡獪，富貴驕奢能幾時，貧窮兇險霎時敗。皮袋歌，歌皮袋，有形若不爲形累，幻質假名成對待，早日回心觀自在，不貪利，不貪名，辭親割愛遊方外，不戀妻，不戀子，投入空門受佛戒。」便和富國一

同逃到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爲他披剃。

三、出家受戒巖洞坐禪

二十歲那年，鼓山妙蓮和尚爲他受戒，他的堂弟也同時皈依，並且出外遊方，此後便無踪跡，他受戒後，隱山後巖洞，禮萬佛懺，坐禪，不敢露面，在那荒僻的山嶺中，時遇虎狼，晚間虎嘯猿啼，他却一無畏懼。

那時，正是清朝咸豐十年，外面的時局，是英法聯軍進入北京，清帝逃到熱河，而這位二十歲出頭的青年修道者正在山洞面壁，不知塵世之事。

在山洞禮懺三年，有一天，鼓山寺裏的職事僧來看他，對他說：「聞蕭老太爺已經告老還鄉，你可不必匿避，出來走走吧。」他離開山洞去見妙蓮老和尚，妙蓮老和尚說：「你苦行恆心，至爲難得，但修慧還須修福，你可回山任職，爲衆作務。」他便在山寺做了職事僧，不經不覺，做了三年。

他的父親就在同治三年那年，在湖南原籍因病去世，從此他也不再探問家事，音信也斷絕了。有一天，有一位他的鄉人偶然來到寺裏，說起他父親去世後不久，他的庶母領着兩位媳婦出家爲尼了。

在鼓山寺裏任職事僧的他，這幾年正好是一種苦修行，他的職務是挑水燒柴，打掃園地，清潔行堂典座，都是些苦差事，中間曾派過他任「廡事」，「廡事」是較爲清閑些的優差，他却不接受，就是寺主持，時有體貼之處，也不領受，他每天僅吃粥一盂，但體力強健，在那寺裏，有一位古月禪師，是衆僧中苦行第一的，時時和他深談。他既而自思，任職多年，對修持上不少障礙，想想昔日的女英師，爲了求經西竺，在十五年前便先習方言，日行百里，又試絕粒，先從一日起以至若干日，以防沙漠荒積，有絕水草之虞。那種古德苦行，實在應該效法，於是毅然辭去職事，將身邊的衣物散盡，僅留一衲，一褲，一衲衣，一蒲團，復向後山中再作巖

洞生活。

一連又是三年，那時是卅歲了。這三年的穴居生活，斷絕了人間煙火，吃的是松毛青草葉，喝的是澗水，晚上臥在巖石上，日久褲履俱敝，只剩了一衲蔽體，頭上束上金剛圈，鬚髮長到尺許，雙目炯然，人望之有如鬼魅，驚得趕快逃跑，他也從不和人交言。

最初一兩年，他一心觀照和念佛，心境清靜，時見勝境，雖居處在深山大澤裏，却也虎狼不侵，蛇蟲不損，他不受人憐，不爲人見，不食人間煙火，幕天席地，萬物皆備於我，心裏愉悅，胸襟蕩坦，古人有所謂一鉢輕萬鐘，他連一鉢也沒有，無礙自在，而體力日強，耳聰目明，步履輕捷，不自知其所以然，到了最後一年，竟能隨心所欲，隨意所之，有山可住，有草可吃，他行行重行行，到處作游方僧了。

有一天，行至溫州某山，棲息巖中，忽一禪者到訪，頂禮問道：「久聞高行，特求開示。」被他一問，虛雲深感慚惶答道：「知識愚昧，少所參學，仍望上座慈悲指示。」那禪者說：「你如此行經，有多少年？」告以經過，禪者合什說：「我也少有參學，不能和你說，你可到天台華頂龍泉庵，那裏有一位融鏡老法師，他是天台第一有道行的，必能使你受益。」

虛雲便直上華頂，那裏有一茅庵，他見着一僧人，便問：「老法師在嗎？」答：「那補衣的便是。」他上前頂禮，那法師也不瞞他一眼。

「小衲特來拜見老法師，萬祈垂慈賜訓。」法師顧視良久，說：「你是個和尚，道士，還是俗人？」

「我是個和尚。」

「有沒有受戒？」答：「已經受戒。」問：「你這樣，修習了多久？」虛雲略述這些年的經過。

「誰教你這樣做的？」答：「因見古人多苦行成道，故此想學。」

法師瞪了他一眼，「你知道古人持身，還知道古人持心嗎？」接着說：「你的做法，近似外道，不是正路，枉費了十年功夫，巖棲谷飲，壽命萬年，也不過像楞嚴十種仙之一，去道還遠，即進一步，證到正果，也不過是自了漢吧，若發菩提心，上求下化，自度度人，出世間不離間法，你勉強絕粒，連褲子也不穿，未免顯奇立異，又何怪功夫不能成呢。」

法師每一語句直像錐子，直穿透心底，虛雲頓有所悟。

法師說：「我教你，你聽，便住這裏，不聽，任去。」

虛雲誠摯的說：「特來親近受教。」老法師便給他衫褲衣履，叫他沐浴剃髮，打理雜務。從此虛雲試粥試飯，和學天台教觀，勤勞作務，法師很嘉許他。

虛雲在龍泉庵侍候融鏡法師，時有啓發，那法師年已八十有餘，精嚴戒律，宗教並通，叫他多參講座，以利遊方。到了虛雲三十三歲那年他奉老法師命，前往國清寺參學「禪制」，禪制是和尚律戒的規制。又赴方廣寺習「法華」，這一年，他勤習經教，很有心得，也時往茅庵陪伴融鏡老人。

四、四處遊方朝拜普陀五台

經教勤修之後，虛雲打算四處遊方，光緒元年那年，他辭別老法師，行前未免依依，相談數夕，珍重而別。他下了山，經雪竇，到岳林寺，聽「彌陀經」後，便渡海去朝拜普陀山，那時正是殘冬將盡，在後寺度歲。他第一次到這著名的佛地普陀，遍遊各寺刹，由普陀回寧波，至阿育王寺，拜舍利二藏，以報父母劬勞之恩，在天童寺，聽講「楞嚴法通」。

由寧波到杭州，朝三天竺及各處聖地，在西天目過冬，在寧波至杭州途中，發生了一件事，虛雲毫不掩飾的記下來，那時正是三伏天氣，在海航途中，船小人多，船上臥鋪相連，虛雲的臥鋪，恰巧和一位青年婦女相連，睡至夜深，忽覺有手撫摩下體，陡然驚醒，見鄰女卸衣相就，默不敢聲，虛雲立刻起來打坐，持咒，女亦不敢再動，那時倘若虛雲道心不堅，把持不定，犯了色戒，便前功盡敗，因此，虛雲常以此訓勉修行人，對於淫心色慾，不可不慎。

光緒五年，虛雲至焦山禮大水和尙，至金山寺禮觀心和尙。其時名震東南的彭玉麟宮保正坐鎮焦山，督水師駐防於此。虛雲與彭玉麟彼此仰慕，彭玉麟知高僧到此，折簡邀請相敘，晤談佛法，多所領悟，彭宮保對他至為敬信。年末在金山寺坐禪過冬。

自出家至此，倏忽已逾二十年，虛雲已經四十多歲了，自感道業未成，飄蕩隨風，心滋慚怍，欲報劬勞之恩，擬再東朝南海，北禮五台，既住普陀數月，靜中稍見勝境，禪功亦進，發心朝台，於七月初由普陀法華庵起香，三步一拜，直拜至五台爲止。

一起前去朝台者共有四禪人，渡海後，每日行路不多，至蘇州，同行四人漸皆退去，祇有虛雲一人仍向前拜，由南京，由蘇北入河南省，經鳳陽臺州，吳陵，嵩山，少林寺到洛陽白馬寺，曉行夜宿，風雨晦明，都一樣走，一樣拜，一心念菩薩佛號，竟也忘了苦樂飢飽，那年的臘月。到黃河鐵卸渡，再過光武陵，一日渡河泊岸，天色已晚，虛雲回顧，并無人煙，不敢再行，見路旁有一擺小攤的茅棚，亦無人居，虛雲歇足其間，跌坐而坐，那夜十分寒冷，大雪漫漫，次早舉目一望，變成琉璃世界，雪深盈尺，無路可通，也無人過往，更不辨方向，虛雲先則跌坐念佛，飢寒迫人，繼則蟄伏一隅，以避寒風，雪是愈來愈大，飢寒更甚，僅存一息，如是者三天三夜，虛雲雖正念不忘，但已漸入迷態，過了四五天，風雪漸止，微見日影，虛雲已病不能興。忽來一

乞丐，見其臥病雪中，致問，虛雲不能言語，乞丐將雪撥開，以圍棚草烤火爲其煑黃米粥，食後煖氣復生，乞者問：「何來？」答：「南海。」「何去？」答：「朝五台。」虛雲也問他貴姓名。曰：「姓文名吉。」問在何處？曰：「來自五台，回長安去。」問：「此往五台，路經何處？」曰：「到太谷太原省代州哦口即到山，若先到祕魔巖，此處有一南方僧名清一者持行甚好」，問：「由此多少路」，答：「二千餘里。」至天晴，乞者以雪代水，煑黃米粥，指釜中水曰：「南海有這個麼？」答：「無」。乞曰：「吃甚麼？」答：「吃水。」釜中雪溶後，乞指釜中水曰：「是甚麼？」虛雲無語。乞曰：「你拜名山何求？」曰：「予生不見母，以報親恩。」乞問：「你背負行李，路遠天寒，何時能到，勸你不必拜香吧。」答：「誓願早定不問年月遠近也。」乞曰：「你看難得現今天氣好轉，雪尚未化，無路可尋，你向我來的足跡行去吧。此去二十里有小金山，再二十里孟縣，有寺可住。」乞者遂揖別。

由孟縣前去途中，將到洪福寺，遇一老者，他見虛雲在路上拜香，近前將香橈接着說：「請上座進寺，喚徒將行李搬入寺內，懇懇招待，茶飯後，問由何處拜起，虛雲答以普陀山拜起，至此已歷時兩年，談次知虛雲出家鼓山，老僧不覺下淚，說：「我有同參三人相伴朝山，同住林下三十年，後各分手回家，消息斷絕。今聞湘音，又是鼓山弟子，不覺想及同參，有動於中」，老人年已八十有五，說今年大雪，明年必可豐收，邀虛雲且住寺中，語詞懇切，虛雲遂留下過年。

正月繼續起拜，告別老人，珍重後期，到懷慶府，城內有寺小南海，但不許掛單留宿，只好出城外宿路邊。虛雲是夜腹忽劇痛不已，早起仍拜行，至晚發冷病，翌日起痢疾，每日仍艱苦掙扎拜香，過了數日，抵達一處名黃沙嶺，山頂祇一破廟，四旁無遮蔽，虛雲已疲弱不能再行，歇下，不進飲食，日夜瀉數十次，起動無力，廟在山頂，無過往行人，瞑目待斃而已，但虛雲心無悔念，一夕，忽見牆下有人燃火，疑爲匪類，仔細視之，

覺燃火之人，面目似曾相識，竟是文吉，心中大喜，大聲呼喚文先生，彼執火走近說：「大師父怎麼還在這裏？」虛雲將經過細說，文吉取水給虛雲喝下，頓覺身心清淨。第二天，文吉復將虛雲的污穢衣服洗換一週，並給他吃一杯藥水，即覺病退，隨吃黃米粥二碗。大汗。內外輕快。其病即癒，虛雲向文吉道謝：「兩次危險，都蒙先生救助，感恩不盡。」文說：「此小事，不必掛口。」問文吉從何處來，云自長安，擬回五台。文吉對虛雲說：「我看你從去冬到今，拜路不多，那年才能到達，你身體又不健康，決難進行，不必一定拜，朝禮也一樣吧。」虛雲感謝他的美意說：「我出世不見母面，我母爲生我而死，父僅我一人，我竟背父而逃，父因我而辭官促壽，昊天罔極，耿耿此心數十年，故特發願朝山，求菩薩加被，願我父母脫苦，早生淨土，無論百難當前，非到聖境，死亦不敢退願。」文吉曰：「你孝心堅固，也算難得，我回山亦無甚急事，願相伴代你負行李，你但前拜，輕累許多，心不二念。」

從此文吉代肩行李，虛雲扶病起香，外無物累，內無妄念，身體日健，辰且至暮，日可拜行四五十里，至春盡，抵太谷縣難相寺。文吉說：「此走五台不遠，我先回去，你慢慢來，你的行李，不久有人代你送上山的。」遂別文吉。

一日在途中拜香，後面來一馬車，緩行不越前，虛雲覺而避之，車中官人問大師在路拜甚麼？虛雲告以故，官人說：「我現在峨口白雲寺，你朝台必經之地，你的行李我代你先送到。」上車逕去，虛雲道謝，如此每日拜香，到白雲寺，代送行李的官人，即該地營官，見虛雲歡迎至營部，優待款渥，住三日，另派兵將行李銀物運送顯通寺。虛雲到顯通寺住下，先到附近各刹進香，遍問文吉其人，無有知者，後與一老僧言及，老僧合掌道：「文殊菩薩化身也。」虛雲頂禮拜謝不已，由顯通寺再前赴五台，先拜北台，次中台，西台，再拜南台，然後回顯通寺，參加大佛會，至是，虛雲爲超生父母拜香三年的心願完成，此三年中，除爲疾病所困，風雪所阻

，不能拜香外，一心正念，禮拜途中，歷盡艱難，但每每藉境驗心，愈辛苦處愈覺心安，因此纔悟古人所謂消得一分習氣，便得一分光明，忍得十分煩惱，便證十分菩提，時虛雲年已四十五歲了。

大會圓滿，拜謝文殊菩薩下山，由華嚴嶺向北行，至大營潭源南境，朝北岳恆山，至虎風口，下山至平陽府朝南北仙窟，城南有堯廟，甚爲壯麗。虛雲隨渡黃河，越潼關，入陝西境至華陰，登太華山禮西岳華山廟，歷遊首陽山，香山觀音寺，莊王墳，入甘肅境，經涇川平涼至崆峒山。歲暮復回香山過年。

離香山至咸陽，觀召伯甘棠老樹，到長安，見城垣雄佛，古蹟甚多，城內慈恩寺內大雁塔，浮屠七級，有唐代以下題名碑，大秦景教碑，府學宮前爲碑林。城東灤橋，環有七十二孔，橋亭折柳，有陽關三疊處。至牛頭寺禮玄奘法師塔，到終南山東五台，復轉至南五台，虛雲在此，和其他上人結茅庵同住。一住兩年與諸師同參究，甚有饒益。

五、由川入藏遠赴錫印

那時是光緒十四年，虛雲年四十九。本年入川，旅途歷經梓潼縣，以至劍門關，劍門爲蜀漢姜維駐兵處，棧道難行，如上青天，誠所謂一夫當關，百夫莫敵。正月初春抵成都省會，禮昭覺寺文殊院，經華陽雙流南下眉山縣，至峨嵋山下，由伏虎寺九老洞上至峨嵋金頂進香，夜看佛光，萬盞明燈，如天星繁聚，其中勝境，神妙之至。虛雲在此住十日，循萬年寺，下山至雅州，經榮經縣入瀘定，過此卽西康省境，五月渡瀘，雅安中有大渡河，用鐵索駕瀘定橋，長達三十餘丈，人經其上，搖曳動蕩，向西行經打箭爐（康定），北至察木多（昌都），西至碩督經阿爾多以至拉里（卽加黎）其間地廣人稀，漢滿蕃蒙夷及僇僮等種族均有，語言複雜，很少人可通漢語，裏塘有貢噶神山，爲喇嘛聖地，各種族多奉喇嘛教，由拉里南行至江達（卽太昭）過此卽西藏境

虛雲入西藏，過烏蘇江，越拉薩河，抵首府拉薩，爲全藏政教的中樞，西北布達拉山，有高十三層的布達拉宮，殿宇莊嚴，金碧耀目，達賴活佛坐床之所。約有喇嘛二萬人，附近有幾所大寺，也各有數千人，虛雲以語言不通，祇於各寺進香及一禮活佛而已。

由川入藏，虛雲行及一年，日行夜息，登山涉水，每數日不遇一人，鳥獸異於中土，風俗堪稱殊異，那裏的僧侶不忌葷腥，多吃牛羊，不守戒律，道服分紅黃色，各立門戶，是年，虛雲在拉薩過年。

虛雲由藏赴印度，探求佛國古跡，是年虛雲剛五十出頭，爲光緒十五年。由藏經不丹國，越重山峻嶺，經喜馬拉雅山，虛雲有句云：「何物橫天際，晴空入望中。這般銀世界，無異玉玲瓏。」至孟加拉大埠，渡錫蘭，朝聖地後，即附航至緬甸，朝大金塔，至摩羅緬吉帝利，山處有一巨石，云是目蓮尊者所放置，民衆朝禮甚衆。

至秋間七月，起程回國，由臘戍過漢龍關，入雲南境，經趙州下關至大理，觀洱海銀薄，聲聞數里，歎爲奇觀。雲南鷄足山爲有名聖地，山麓有靈山一會坊，半山有鳴歌坪，相傳迦葉尊者入山，八國王相送至此，不忍去，在山修行，成護法神云。直上至迦葉殿，殿中供奉尊者像，傳阿難尊者來朝，石門自開，至聖境懸巖，石壁生成一道石門，名華首門，迦葉在內入定，宛如城門，高十數丈，廣十餘丈，雙門關閉，門縫纔然，是時遊客及引導之土人頗多，虛雲進香禮拜，忽聞大鐘三聲，土人均歡呼禮拜，稱有異人至，則聞鐘鼓魚磬聲，但以前祇聞鼓磬聲，未聞大鐘聲，今師傳禮拜聞大鐘聲，當是得道之人，虛雲謙謝。

鷄足山頂，名天柱峯，爲金山最高處，昔時金山有三百六十庵，七十二大寺，今則金山不足十寺，僧徒與俗人無異，子孫相承，各據產業，虛雲感念往昔法會之盛，不禁嗟嘆。下山至梁王山，九峯山，至雲南縣，經

水目山，靈鷲山至震雄府，西門外有寺名高鼎寺，虛雲於此憇宿，福到未幾，卽開蘭香滿寶，熱高僧向之致賀云：「大師光臨仙蘭放香，異數也。」府志載：山有仙蘭，不見其形，遇真人而放香焉。今日蘭香滿寶上座盛德也。招待慇懃，堅留虛雲久住，但虛雲一宿卽行，經昆明以達貴州，入湘西之麻陽芷江，至衡陽，禮高僧恆誌和尚於歧山，留旬日北行。

由湖南至湖北轉赴江西九江，入廬山，禮志善和尚於海會寺，參加念佛會，再過安徽，遊黃山，朝九華山，禮高僧寶悟和尚，此老戒行精嚴，定力第一，是年，虛雲在寶華山留住渡歲。

這兩年間，虛雲身行萬里，除渡海須航行外，餘皆步行，水驛山程，霜風曉露，積砂峻嶺，島嶼椰椰，風景多變，心月孤懸，而體力反增，步履輕快，不覺旅途之苦，反思昔日安逸之非。

五十一歲時，虛雲到宜興，禮仁智和尚，時修顯親寺，爲密祖出家處，冬赴句容，禮法忍大師，助其修赤山，翌年，在金陵伴松殿上人助修淨成寺，與楊仁山居士往還，仁山理學大師，相與參論因明論，般若燈論。五十四五兩年，在九華山修翠峯茅蓬，研經坐禪，日有進境。

光緒二十一年，虛雲年五十六。仍住九華翠峯，一日，揚州高旻寺住持月朗和尚到九華，說今年高旻有施主朱某施法事，共打十二個七，赤山法老人已回寺，仰諸位護持常住，均請回山，屆期，衆推虛雲先行下山，至大通荻港後，沿江而行，適逢水漲，欲渡，舟子索錢六枚，虛雲不鳴一文，舟人逕鼓棹去，又行，忽失足墮水，浮沉歷一晝夜，流至采石磯，附近漁家網得之，喚寶積寺僧人辨認，僧人固曾在赤山與虛雲共住的，大驚，曰：此德清大師也。昇至寺救甦。但口鼻大小便尙流血，經數日，逕赴高旻，謁月朗和尚，在寺中任職而病加劇，疲累不堪，但在禪堂中晝夜精勤，澄清一定，不知身是何物，歷三十餘日，衆病頓愈，未應，采石磯僧人來寺，見虛雲容光煥發，大爲欣慰，因將墮水救起事宣示大眾，皆共欽歎。從此禪堂內職不令虛雲輪值，得

以專事修行，萬念俱息，工夫坐禪，晝夜如一。一夕，夜放晚香時，閉目一看，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內外清澈，隔牆能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廁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種種色色，皆清楚可見，這時適爲三更。零晨詢及香燈及西單兩師，果然所見符合。至第三晚，六枝香開靜時，獲七例沖開水，水濺虛雲手上，茶杯墮地，一聲破碎，頓斷疑根，豁然徹悟，如夢初醒，快慶平生，虛雲自念出家漂泊數十年，黃河茅棚，爲俗漢一關不知水是什麼？若當時踏翻鍋灶，不知文吉有反言語。此次墮水大病，若不遇順攝逆攝，知識教化幾乎錯過一生那有今朝，因述偈曰：「杯子撲落地。響聲明歷歷。虛雲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偈曰：「盪着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

六、拈指禮拜超渡慈母

虛雲生而無母，未見慈容，僅在家時得覩真儀而已，每自思輒覺心傷，早有心願往阿育王寺，禮舍利，拈指供佛，超度慈親，在他五十八歲那年，便赴寧波阿育王寺，欲償此心願。育王寺在寧波鄞縣雲鄉四十里鄞山，有塔藏佛舍利子，爲著名聖地。

到了育王寺，每天從三板起至晚間開大靜，除殿堂外，不用蒲團，每日定三千拜，忽一夜，在禪坐中，似夢非夢，見空中金龍一條，飛落舍利殿前天池裏，長數丈，金光閃耀，虛雲騰身騎上，彷彿飛至一處，山明水秀，花木清幽，仙仙樓閣，奇妙莊嚴，見其母在樓閣上眺望，虛雲大聲呼喚母親，請騎龍到西方去，龍即冉冉下降，夢亦隨覺，醒後身心爽泰，境界瞭然。

嗣此每有人覩舍利，皆參加，初看，大如綠豆，紫黑色，至十月半兩藏拜畢，再看，大亦如前，已變爲赤珠有光，再拜，急於求驗，渾身痠痛，看舍利大逾黃豆，色黃白各半，至此，纔確信舍利每因根境而示現，禮

拜至冬十一月，虛雲大病頓發，病勢甚重，服藥無效，臥不能起，衆人以爲他世緣將盡，但虛雲祇念捺指不成，心生焦慮。過了數日，有數人只爲捺指來者，尋求作伴，因明日卽爲捺指期，虛雲雖在病中，仍欲隨衆參加，首座和尚恐有危險不許，虛雲不覺淚下說：「生死誰能免，我欲報母恩，發願捺指，倘因病中止，生亦何益，願心死爲休。」寺中一監院名宗亮的聞之，極爲同情說：「你不要煩惱，我助你完成。」翌晨宗亮請他的師弟宗信幫忙，將虛雲扶上大殿，禮佛經種種儀節禮誦，及大眾念懺悔文，虛雲一心念佛，超度母親，初尙覺痛苦，繼而心漸清定，痛苦全失。指已捺畢，痛竟全癒，自起禮佛，不用人扶掖，於是步行酬謝大眾，大眾亦爲驚異感歎希有，捺指處鹽水泡了一天，亦未流血，不數日膚肉復完，漸漸恢復禮持便住在育王寺中過年。

七、再朝五台途中怪事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爲戊戌政變的前一年。虛雲自育王寺赴丹陽，重修仙台觀。在江浙逗遛了十年，他又思遠行，其目的爲再朝五台，然後入終南山歸隱。遂先到鎮江揚州，朝雲台山，入山東朝東岳泰山，到曲阜禮孔廟孔陵。

在此西行途中，一夜，宿一破廟，廟內空無所有，祇一空棺，木已枯朽，棺蓋上仰，知無人，卽於蓋上歇宿，夜將半，棺中大動數次，忽有聲說：「我要出來。」。驚問其人是鬼，答：「是人」。問：「是什麼人」曰：「是討飯的。」虛雲大笑起身，讓其出棺，其狀醜如鬼，問虛雲何人，答是和尙，其人怒，謂和尙壓其頭上，幾至動武。虛雲說，我睡在你頭上動都不能動，還說要動武嗎？其人氣餒，還臥棺內，天明遂行。

時義和團正在山東各縣作亂，一日途中遇一洋兵，以槍向虛雲問怕死否？答：倘該死你手，任便。洋兵見虛雲神色不動，說：好的，你去吧。虛雲便趕赴五台，行香畢，欲赴終南，以亂事日甚，仍退回北京，遊西域

寺，禮石藏經，於潭柘山訪異行僧，在紅螺山參加念佛道場。遊大鐘寺，當時姚廣孝鑄一銅鐘，重八萬七千斤，高一丈五尺，紐高七尺，徑一丈四尺，外鑄華嚴經一部，內法華經一部，爲明永樂帝年間所鑄。

夏天，團亂更甚，以扶清滅洋爲號召，殺日本使館書記及德國公使，西太后實陰縱之，竟下令與各國宣戰，京中大亂，六月天津失守，七月聯軍陷北京，時有王公大臣，住在龍泉寺的和虛雲認識，勸其隨渠等扈蹕西行，在兵荒馬亂中，貴人亦作難民矣。日夜趕程，行至阜平縣，聞岑春煊以勤王兵至，帝后大喜，乃護駕出長城，入山西雁門關，其地有一雲門寺，一老僧年已一百二十四歲，光緒賜黃綾及建坊。又西行至平陽，遍地飢荒，人民以芋葉薯葉進，帝后食而甘之，至西安，帝住撫院，飢民遍地。岑撫請虛雲至臥龍寺祈禱雨雪息災。佛事畢，虛雲以駕駐西安，鸞煩日甚，悄然潛遁，上終南山結茅，覺得嘉五台後獅子巖，地幽僻，自種野菜，飲積雪充飢。

八、南山結茅鷄足掛單

居茅蓬不經不覺歷秋冬兩季，約有大半年光景，其地苦寒，萬山積雪，獨居禪坐，其寒徹骨，但虛雲身心清淨，反覺舒泰，一日，煮芋釜中跣跌待熟，不覺入定，如是者不知經過了幾天，山中隣棚有其他和尚居住，見虛雲久不露面，特來茅蓬賀年，見棚外虎跡遍滿，無人足跡，入蓬見虛雲跌坐入定，乃以磬開靜，問已食否？答未。芋在釜底已發霉高寸許，想歷時已半月有多。於是烹雪煮芋飽餐，大笑而去。

這件事遠近傳知，不斷有人到視，虛雲厭於酬應，一肩行李，又作遠行。

先到太白山居巖洞中，不數日戒塵大師踵至，相約遠遊峨帽，乃出室嚙口，過招化縣，至成都，住寺小憩，由嘉定抵峨帽，登金頂，觀佛光，夜看萬盞明燈，和鷄足山無異，也和五台拜智慧燈相同，謁錫瓦殿禮真應

老和尚，和尚年七十許，爲金山領袖，宗門知識長者，歡留數日。

下山過流沙河，適逢水漲，從早至午候船到，衆人皆上船，虛雲讓戒廳先登，以行李遞上，正欲過船，索忽斷，水流甚急，虛雲以右手攀船舷，船小人多，稍側便有傾覆之險，虛雲只好攀緊不動，從流而下，浸在水中，直至日暮，船停泊岸，衆人牽虛雲上，衣褲及兩足都被小石割破多處。天寒下雨，行抵晒經關，旅舍不宿僧人，街外有一廟，有一僧住內，求宿再三，未允，令宿門外戲台底，地溼水溼，向僧買禾草兩把，亦燃燒不着，只好和戒塵坐至天明，買得幾個苦蕎粑食之，忍痛前行，達建昌寧遠府，至會理州入雲南省界，到永北縣，朝觀晉菩薩聖蹟，渡金沙江朝鷄足山，宿樹下，聞石門內魚鼈聲，翌晨，上金頂各處進香，念佛祖道場，衰敗至此，全溼僧規，墮落至此，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客，又爲地方寺廟所禁，乃下山抵昆明府，得護法居士岑寬慈留住福興寺，虛雲在此閉關，戒塵爲護。

虛雲在關中，一日，迎祥寺一僧到，云寺有大雄鷄重數斤，極凶狠好鬥，羣鷄皆被傷羽毛，虛雲卽爲說皈依，且教令念佛，未久，不復好鬥，獨棲樹上，不傷蟲蟻，不與不食。久之聞鐘磬聲卽隨衆上殿，課畢仍棲樹上，教以念佛，卽作佛佛聲音。後二年，一日晚課畢，昂首站立，張翅三扇作念佛狀，遂化去。數日不變，葬之。虛雲做了一首銘，曰：

「好鬥成性此雄鷄，傷冠拔羽血流紅。知畏奉戒狂心歇。素食孤棲不害蟲，兩目瞻仰黃金相。嚶嚶念佛何從容。旋繞三迎奄然化。衆生與佛將無同。」

六十五歲那年，正是光緒三十年，虛雲在迎祥寺講圓覺經，四十二章經，皈依者三千餘衆，又到節竹寺講楞嚴，并刊楞嚴經及寒山和尚詩，時大理提督張軍門松林，李軍門福興，率官紳迎虛雲於大理府，請講法華經，皈依者又數千人，李提督擬請駐錫崇聖寺，虛雲謂不住城市，願在鷄足山掛單而山上子孫不許，今諸位護法

，但求圖一片地，願開單接衆，以挽救滇中僧衆，恢復迦葉道場。衆人稱善，令賓川縣知縣辦理，在山中覓得一破院，名鉢孟庵。居之，雖住無房屋，釜無宿糧，但十方四衆皆來禮拜。

那鉢孟庵，自從嘉慶以來，便沒人居，因大門外有一巨大石虎不祥，本擬在此鑿一放生池，僱工斫石不碎，前去視之，無根，石高約十丈，寬七八尺，招包工移之，工人百餘，拚全力向右移挪，三天無法移動分毫，

虛雲禱之伽藍，念佛咒，率十餘僧人，移之左方，哄動觀衆，驚爲神助，好事者遂題石爲「雲移石」，意謂虛雲移之也，當地士大夫題詠甚多，虛雲亦詩以紀之曰：

「嵯峨怪石挺奇踪，苔蘚猿存太古封。天未補完留待我，雲看變化欲從龍。移山敢笑愚公拙，聽法疑曾虎阜逢。自此八風吹不動，凌霄長伴兩三松。」

民國七年唐繼堯（見圖）邀虛雲和尚赴昆明佈法講道並接受虛雲勸說大赦牢獄，招安土匪。

自此重修寺宇，接待十方。事既開拓，募化爲急，留戒塵料



理內務，獨赴騰越，由下關到永昌，聞士人言及，此處有一外省僧人苦行修路，不捐募但任往來行人助火食，歷數十年，此路遂得通行。衆甚德之。虛雲聞而敬佩，循道前進，日將暮，見一僧在前荷鋤耨畚將歸，上前問之，瞠目不答，隨之至寺，見其放下鋤畚，上蒲團打坐，虛雲參禮，也不視不答，虛雲與其對坐。到次早，其人燒火煮飯，飯熟取鉢盛食，也不招待，飯後復荷鋤外出，虛雲爲共負箕，搬運土泥沙石，如是者十餘日，共同起止，未嘗一語。

一夕，明月如畫，虛雲在寺外大石上趺坐，夜闌未歸，渠輕步至背後大喝一聲曰：「在此做什麼？」虛雲微啓雙目說：「看月。」他問：「月在那裏？」答曰：「大好霞光」。他說：「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虹霓作彩霞。」答：「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他執着虛雲的手大笑曰：「夜深請回去休息」。自此歡然敘話，自言湘潭人，名禪修，自少出家，二十四歲在金山寺禪坐，後朝山到藏，由緬回國，見此路崎嶇，人馬可憐，因感持地菩薩往日獨修此路，在此數十年，今已八十三歲，今幸有緣，得逢知己，始吐心腹。虛雲也敘過出家因緣，翌日飯後告辭，彼此大笑而別。

連年，虛雲爲修鷄足山而奔波募化，結果甚佳，建造房屋，訂立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儀律，傳受戒法，山中諸寺，也漸改良，穿着僧服素食，風氣爲之一變。

九、遠赴南洋講經說法

光緒三十一年、二年間，虛雲赴南洋宏化，到仰光，檳榔嶼，吉隆坡，到處講經護法，前後皈法者達數萬人。回國途中，船過臺灣，虛雲來台參觀靈泉寺，復到日本參觀各地佛寺，是時中日兩國正在暗中磨擦，日對中國僧人，每加注意，更禁日僧來華，回國抵滬，時政府對各地禪房寺產欲提歸公有，佛教會代表正設法力爭

，則功德莫大矣。」李公大喜，第二天，移駐祝聖寺，隨虛雲衆僧，蔬食數日，山中忽出現金光，自山頂至山麓，皆作黃金色。李更感動，執弟子禮，請虛雲爲鷄足山總主持，乃引兵去，此後李根源四十年中，爲法門外護，用力至多，談教談禪，竟成一老居士，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十一、鷄足山上感化鬼魂

中華民國開國那一年，虛雲已經七十三歲，他在雲南開辦佛教分會，並請了塵大師在貴州設分會，又擬創辦佛教學校，佈道團及慈善醫院等事業，會中處理寺產及新辦事業，須與當地民政長官接洽，但動多阻礙，時滇督蔡松坡雖時爲和解，亦未能圓滿。至民國三年，蔡督赴京，唐繼堯代督，虛雲卽回鷄足山休養，將佛教會務交代清楚，回鷄足山料理重修興雲寺事宜，這其間，曾赴龍華山及麗江金山寺講經，又到藏邊參觀喇嘛十三大寺。

翌年，鷄足山鄰近的鄧川縣出了一件怪事：有紳士丁姓者，是前清孝廉，有一女，年十八，尙未出嫁，一日，忽人事不省，全家惶惑；及醒。忽作男子聲，指其父大罵，說丁某恃勢誣我爲匪，以致喪命。他姓董名某，四川人，今已在閩王前告准報八年之仇。說畢持刀追逐丁某，丁某駭潛匿他處，不敢歸家，而鬼魂每日必來，來則附其女身，家中擾攘不堪，鄉里聚觀苦之，時鷄足山派有僧人赴鄧川縣辦事，過丁家，羣聚看鬼魂兇惡狀，僧曰：勸你不要這樣，令地方不安。鬼魂：這不干你事，出家人不要多事，僧曰：本不干我事，但我師父常言，冤家宜解不宜結，愈結愈深，恐無已時。鬼魂思有頃曰：你師父何人。答：「祝聖寺虛雲和尚」。鬼魂曰：「我也久聞其名，但未見過，他肯和我受戒嗎？」僧曰：「和尚大慈大悲，如何不肯。」僧又勸丁某出錢超度。次日在祝聖寺設壇念經受戒，從此安靜，鄧川人士也時到寺禮懺。

十二、運玉佛顯示神力

民國五年，虛雲再赴南洋，原因是前次到星加坡時，有居士高某送他一尊玉佛，經過數年，尙未運回，此來到仰光轉赴星洲訪高居士，在龍華寺講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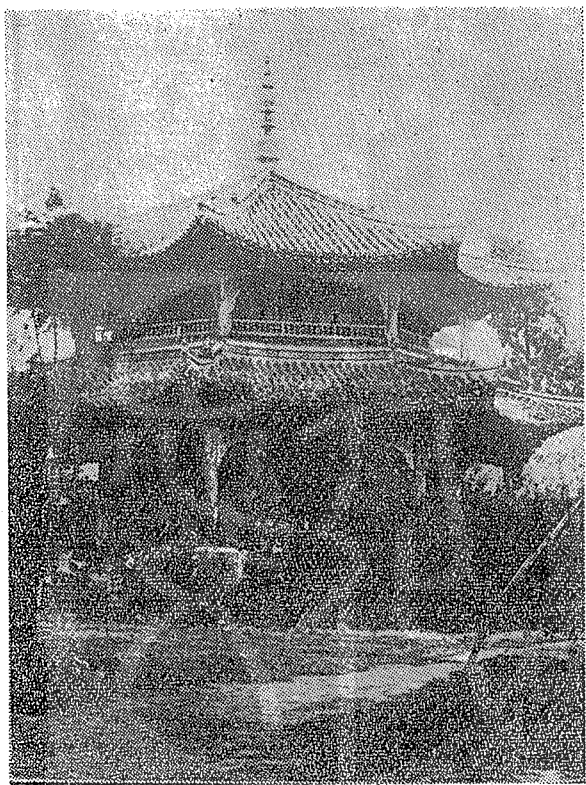
在旅途中，一日，船到新街，洋官出示云有中國革命黨人逃此，應查明扣押轉解回華，這時是袁世凱帝制自爲之際，正到處搜捕革命黨人，虛雲等六人爲當地移民廳扣留，幸後得皈依弟子紳士洪某出資保釋，并協助料理運玉佛事。

該玉佛起運時，僱八個工人舁之，言明送到鷄足山，酬費若干，所經山路崎嶇，凡十數日，某天，行至野人山，舁者疑玉佛內藏有金珠珍寶，乃置佛地上，言力不勝舉，藉以要挾，聲勢洶洶，虛雲料不可理喻，適見道旁有一巨石，約重數百斤，怡然對舁者說：「此石與玉佛孰重？」衆曰：「當然石重。」虛雲兩手舉石離地尺許，舁工爲之咋舌。遂婉謝和尙說：「和尙眞活佛也。」從此不敢再言，卒舁至鷄足山，厚賞之而去，虛雲初亦不知如何能有此大力，殆爲神助無疑。

十三、勸唐繼堯招降土匪

民國七年，虛雲應滇督唐繼堯之招，赴昆明法事，途中遇匪，蓋當時各地土匪，常亦自稱民軍。該幫匪徒首領爲楊某，搜出虛雲懷中唐督的信件，遂問何事赴昆。虛雲答以做佛事，楊某說：「你是鷄足山和尙，爲人民祈消災難，可知唐繼堯是個壞人，你與他往來，也是同黨。」言下幾欲拷打。虛雲從容曰：「好人壞人，自亦難說。唐督爲國爲民，你說他是壞，他說你們是壞，各有成見，如同水火，兵連禍結，爲害人民。老百姓從

左是盜，從右是匪，都是可憐。」匪等聽罷皆笑。楊說：「這樣，依你如何是好？」虛雲說：「依我說，你們不必相打，國家會招安你們。」楊說：「這豈不是投降？」曰：「非也。招安的意思，因為你們都是賢才，是國家招納賢士，以安地方，只要不存私見，安民救國，豈不是好。」楊問：「向唐督辦理。」



雲南名勝圓通寺八角亭，虛雲和尚曾在此與歐陽竟無呂秋遠等共同研攝大乘論。

「楊大聲說：『這我不幹，他殺了我不少弟兄，囚禁我許多人，正要向他報復，豈能向他投降，豈有此理！』」曰：「唐督是政府官吏，應該向他辦理，至於囚禁你的人，我可請他特赦。你如不聽我言，你的力量不如唐，他是中央任命的官吏，有財力有人力，更有中央力量，都比你強，今日我非向你招安，不過路過此地，也是有緣，為國息爭，為民謀福，外方人才不惜饒舌。」楊等大為感動，託虛雲為其代表，提出幾項條件：(一)在招安前釋放被囚的人。(二)不得把隊伍拆散。(三)

隊伍仍歸他們管帶。(四)招安以後，兵丁不得有兩樣待遇。虛雲答應此去向唐督進言，當下楊等盛備酒席款待，見虛雲不下箸，又改素菜。翌早，備馬派人護送。

虛雲到了昆明，唐督派員招待，住在圓通寺，見面之後，唐曰：「和法師相別幾年，家人一家父，室人，舍弟相繼去世，心已難安，更加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將士傷亡，孤魂未餒，因此想做三件事：(一)作一場大佛事，消災除難，超荐亡靈。(二)將圓通寺建一大叢林，以弘揚佛法。(三)辦一所完善之大學，以培育青年。此三事，後者我自有人去辦，但一二兩件，非請老法師不可。虛雲曰：「我公發弘願是菩薩心腸，老衲自當盡力，但建叢林一事，海內大德多人，而圓通寺非叢林地，應請再加考慮，至做佛事，日期不多，可以効勞。但請公規定三事：(一)道場起經之日，全市禁屠。(二)大赦牢獄。(三)賑濟難民。並將途中遇匪，爲楊某招安事報告，唐聽說大喜，隨後即辦理大赦及招安事，時已歲暮，歐陽竟無、呂秋逸兩居士適來滇，與虛雲同住圓通寺共研攝大乘論。民國九年，滇軍將領顧品珍等謀倒唐繼堯，奪滇政，唐尚有部隊二十餘團，擬與爭衡，以敬信虛雲故，夜深屏侍從，詣寺請虛雲決大計，虛雲曰：「公得滇人民心，但未盡得將士心，倘一朝干戈相見，恐成兩敗，而他種勢力，將乘此而入，則雲南從此多事，不如因勢利導，去虛名存實力，以俟異日之緣。」唐甚以爲然。即稱假讓位於顧品珍，隨往安南，轉赴香港。

十四、檢失金飾普渡弱女

顧品珍督滇，連月天雨不息，城中水漲，顧每日在城樓放大砲禱天，欲去陰霾。無效。後又天旱數月，河內揚塵，此種水旱災情，爲滇省所未見。時疫大作，死人盈萬，虛雲和尚初住華亭寺，後改住雲棲寺，遭此凶歲，諸事暫緩進行。一天早上進城，中途樹下歇息，檢一包裏，開視內有金釧玉環等貴重飾物，另滇幣約七八

千元，法國幣萬餘元，視畢復裹之，以俟失物者，日將暮，不見人來，虛雲將物帶走，以便明日再來相候，將至山下渡海，忽見一女子跳海，急趨救之，牽之上岸，女啼泣求死，強伴至寺，予以衣食勸慰久之，女自言朱姓原籍長沙，生長雲南，父在城內開一藥房，獨女無子，當地師長孫某到店求婚，自稱未娶，父母信以為真，詎過門之後，早有元配，而其妻兇悍甚，屢遭毆打，父母又畏孫師長威勢不敢言，至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因此檢出許多財物逃出，欲往鷄尼山投虛雲和尚出家，以不識路途，又驚有人追趕，在途失了包裹，今則非死不可。虛雲詢其財物，與失物相符，乃慰藉之，且令法師說以皈佛大意，翌日通知朱孫兩家翁姑夫嫡來寺，議論排解，其夫及大婦，跪在佛前懺悔前非，在寺居住三日，男女老少均發心皈佛而去。

十五、講經持戒枯梅開花

民國十二年，虛雲和尚已屆八十四高齡，是年修七紫海會塔竣工。當工程動土時，發現一棺，上書嘉靖四十年藩陽李太夫人，取出化身，仍然面目如生，火中燒出蓮花形，送入女居士塔，寺右側有古墳多處，方向不佳，海會既成，普請入塔，中有一墳，有碑記，云道光年間，比丘道明自幼足廢，父母送之出家，發心拜大悲懺，持觀音佛號，一夕，夢觀音菩薩，令其入浴，水已具，浴畢，兩足舒適，早起即能下床，步行如常人，從此智慧日開，因此終生持聖號云云。

這一年，在修理金山祖塔及七佛塔，共十六座，修全寺佛像及五百羅漢像，鑄大佛三尊，修西方殿，備極勞瘁。

雲棲寺重修後，虛雲主持傳戒講經，戒期中殿前枯梅開白蓮數十朵，於前後菜園，所有青菜盡放青蓮花，每花中心如一立佛像，事屬稀奇，轟傳遐邇。當地大紳居士張拙仙撰「雲棲萊梅記瑞」一文，鐫石紀念，附詩

一首云：

「華亭千歲劫如來，雲端重逢五色開。苦菜編呈青玉佛，枯梅欣湧白蓮台。法筵優鉢諸天雨，道樹菩提自性栽。正聽闍黎宣戒本，一花復現一如來。」

以後數年，虛雲曾到香港、上海、和福州鼓山，至民國二十二年，日軍佔領山海關，人心思動，十九路軍在閩舉事，全省寺院停止留單，獨鼓山雲水僧人湧集至千餘人，齋糧籌集不易，尚幸維持一飯一粥。

十六、南華寺白狐皈依佛

二十四年，應香港東華三院請，赴港建水陸道場，壇設東蓮覺苑，事畢，赴南華寺。南華爲六祖成佛聖地。乃粵韶宦紳請師傳戒並重修該寺，先培修祖殿，建觀音堂及寮房等工程，寺後伏虎亭之北有老柏三株，傳爲宋代時植，枯萎已數百年，冬月忽發新枝，咸稱靈異。修理各殿宇事陸續有成，時國府主席林公子超，居院長正，蔣公中正等，均前後駕臨南華寺，林居兩公更捐助建大殿，蔣公捐助重鑿新河。在南華傳戒期間，有一異事足資記述者。是時曹溪駐防軍團長爲林國慶君，一日攜一檻來見虛雲，中有一狐，白質黑章，皮爪潤澤，喙突尾長。林團長說：此物初在白雲山爲獵者所獲，或云廣州初開馬路時，從城牆逃出被獲。吾友某甲以四十元購得，原擬烹作補品，以其目光灼灼，且解人意，不忍宰之，因囚置動物園中，某甲旋以事繫縲絏，案久不決，會有扶乩者，甲婦欲卜其夫吉凶，乩壇所示，恰中其隱，判是囚狐之報。并示南華寺現有高僧主化，宜速將狐送往放生，則訟事可解。婦駭，設法將狐轉送林團長，林適返韶關團部，故託其帶至南華。虛雲聞而納之，爲狐說：皈五戒法，縱之後山林麓，每歸就寺求食。僧人飼之，自受戒法，即不食肉，喜果餌，修寺工人戲以肉塊搗果與食，狐覺吐出，怒目視匠，若恨其相欺者遂數日不反，一日爲鄉人相逐，探升樹上十餘丈，抱枝長

鳴，僧人告知虛雲，出視之，狐見老和尚即趨下，躍攬衣袂，如馴犬之依主，復攜之歸，恐受獵者損害，以軒畜之，間或縱出，則盤桓寺內，或出門外與店家小兒女嬉，一日，不知如何，爲車重傷，匍伏不能起，老和尚知其不治，開示曰：這個皮袋，無足留戀。一心念佛，速得解脫，狐似會意呢逆三聲而逝，爲葬南華寺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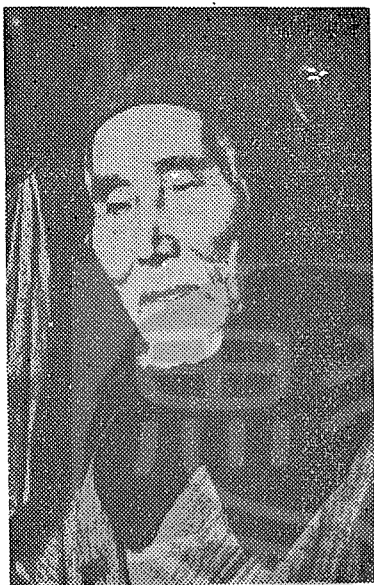
十七、重建南華護法息災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日軍襲蘆溝橋，我軍退出北平，十二月南京陷，我抗戰全面開始，虛雲仍在南華，以抗日戰爭，兵民損傷甚衆，版爲佛子，應各發心禮懺，荐亡息災，并告各地佛寺節積餘糧獻助國家賑款。民廿九年，敵騎南犯，廣州淪陷，軍民兩政機關，遷治曲江，乃重修曲江大鑑寺爲南華寺下院，容納各地來僧人。

又修月華寺，以廣接衆，時南華重修工作，已竣工之七八九，將兩年來弟子及善信所捐私人果資款二十餘萬元交粵省府作濟賑之用；因其時曲江一帶糧荒，飢民甚衆也。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攻陷香港星加坡菲律賓各地，時虛雲和尚已壽至一百有二歲，而精神矍鑠如常。

自穗城陷，省府遷曲江，軍政人員常來南華，日敵以爲假寺開會議也，飛機常來偵察，未幾，一機俯衝投下巨彈，中寺外河邊樹林，并無傷人，機



虛雲和尚一百一十歲時留影。

羣又復盤繞，卒在寺西十里處馬壩兩機相撞，機毀人亡，從此敵機不敢再向南華侵擾，即南北飛亦繞道而行。三十一年冬，國府主席林公暨中央各部長，派屈映光居士到寺請虛雲到重慶建息災法會，十一日啓程，到衡嶽進香，桂林行營主任邀往桂林一行，又到貴州，寓黔明寺，年底抵渝，府院官員及各寺廟代表到站迎迓，主席林公，法會長戴公季陶商定在慈雲華嚴兩寺，分建法會，息災法會歷時一月，始功德圓滿，在此期間，有某巨公詳問佛法，條列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虛雲以書答之，曰：

「佛教實今日週旋國際，趨近大同之惟一大教，目下世界有兩種力，唯神論與唯物論，否認輪迴果報之說。然基督教之唯神論，雖有爲善者神給與快樂幸福，爲惡者神施以懲罰之說，但以神之存在，認爲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貽唯物論者口實；故基督教不能維繫世界和平，實則神即是物，物即是心，心即是神，然神亦非神，心亦非心，物亦非物，佛明三界，本無一法建立，皆是真心妄起，生萬種法。真心亦不過因有妄物對待而立之假名，究其實所謂真心亦非是。譬如大海，心是水，萬法是波浪，平靜者稱水，洶湧者稱波浪，波浪平靜仍是水，假使根本不有洶湧之相，波浪之假名固不能獨立，平靜之假名亦何由生。相信魚類或稱水爲空氣，故知物即是心，有即是無，色即是空，妄即是真，煩惱即菩提，衆生即諸佛，一念迷惑時，心成物，無成有空，空成色，真成妄，菩提成煩惱，諸佛成衆生，如水洶湧時即波浪，若一念覺悟，物不異心，有不異無，色不異空，妄不異真——所謂有神無神，唯物唯心，皆是識心分別計度耳。又或以管窺牛，見牛角爲牛，見牛頭者亦爲牛，本無不是，弊在不見真牛之全，佛教溯本追源，將真牛清楚指出，故欲救唯心唯物論之偏閉，非佛教莫屬。」

虛雲在重慶時，各巨公多有餽贈，古玩字畫，多至五大箱，南同時沿途分贈與人，不留一物，曰：「徒費保存」，沿途皈依者有四千餘人。三月間回南華，設戒律學院，以教育年青僧徒，又於寶林門內辦義務小學，

寬賢老居士慧鑒：年譜一冊今日始得寓目，閩河多

阻感嘆，奚如憶王辰歲春雲門事變時，雲重傷重

病，目不見耳不聞，奄一息，九死餘生，偃臥床褥，弟子

証圓等侍奉病榻，風夜詢問，予生平事蹟，益恐

雲有意外及禍患之重，未也。雲神情不甯，語音乖濕

隨說隨錄，不成片段，予亦未嘗過目，祇証圓等特稿寄

交。居士考訂承港中善信過愛，遽尔印行，且再版

矣。時閱四年，始得見其中不無誤記之處，今令侍

者畧為發出請

居士於刊刻三版時更正之，雲目瞶耳聾，不能細閱，百病

日增，待盡而已。人生如夢，一切皆幻，空中飛鳥，有何踪跡，可

尋。况學道人，耶留此數行，又有何益。若居士以為

佛法不離世法，隨順可爾，此候

法樂

虛雲

丙申八月十二日

雲居茅蓬用筆

虛雲和尚致寬賢居士函墨蹟。

收教村鄉貧民子弟。

十八、十年心力再達雲門

三十三年，由南華到乳源雲門山。抵寺門，見荆榛叢中，殘存古寺內，肉身一尊，為雲門開宗道場，其時見祖庭淪落如此，不禁淚下，幸有一僧名空者，於民廿七年來此，清苦自持，獨倚寒巖，事祖師燈火，據其陳述，困苦萬端，若不重建，行將湮沒。返南華時，一日適省府主席李漢魂談及雲門事，乃請其邀同地方名流縉素，請重興祖庭，由虛雲主持，一如重建南華，虛雲又至雲門駐錫，膺負中興艱巨矣。

虛雲知南華將有事，暗將六祖及憨山真身運到雲門，初抵寺，殘屋頽垣，荆棘滿院，只祖殿尚存，亦岌岌可危，遂居於觀音堂一陋室，計劃重修事宜。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七日美軍以原子彈投廣島，九月日本正式投降，世界大戰既停，各省市復原工作，南華仍傳戒講經，秋天，政府通令全國寺院，諷經，追荐亡者，穗垣宣紳，請虛雲往廣州設壇主法，省府

主席羅卓英派員到雲門迎老和尚，九月十七日在六榕寺建水陸道場七晝夜，寺內緋桃，忽然著花，重台璀璨，得未曾有，隨喜者十餘萬衆，胡毅生先生繪緋桃瑞應圖遍徵題詠。花開浹旬未謝，是年政府遷都南京。

十九、慕禪德西女士來華

民國三十七年冬天，有美國女人詹寧士慕虛雲大師禪德，萬里來華，事先已由中美兩外交當局，接洽通知，時虛雲正在廣州，詹女士謁見述修道原因，乃父乃夫爲天主教徒，渠本身亦研究神教二十年，以其教不了義，遍歷各國，訪求佛義，後在印度閉關四年，雖有所得，仍疑未決，今不遠萬里尋師云云，遂韜之返南華參六祖，皈依畢，賜法名寬弘，上堂開示。師門下弟子有名乞士者，曾晤詹女士作如下問答：乞問：大士遠來，多辛勞，爲的甚麼？詹答：爲學佛法。乞問：學佛必須了生脫死，大士生死分上畢竟如何？詹答：本無生死，何用了脫！乞曰：既無生死，何必學佛？詹答：本來無佛學者是佛。乞問：佛具三十二相，是指按地，海印發光，大士能否？詹答：能與不能，皆是戲論。乞問：大士妙解，言言諦當，比屬知見，希望大士發省。詹曰：我看經機會少，以前閉關四年，出關後人皆謂我說佛法，我言非從經得，似不盡屬知見。乞曰：不從經論，靜坐中得，夙慧亦屬知見。詹問：佛法重實證，不在知見，究竟如何？乞曰：不拘泯經論，不固執性相，頭頭是道，處處真理。詹女士後隨虛雲赴雲門禮祖，居住半月乃去。詹女士以西方人探究東方極奧妙之佛法，雖有所修證，而語言不通，幸經香港時，有居士顏君伴之赴穗，又隨虛雲赴南華禪七中每次開示及問答，皆賴顏君翻譯不濫一詞，不缺一義，恰到好處，以虛雲說法之精深，顏君譯言之妙旨，使詹以一西方女士而能領會圓宗，亦勝緣也。

民國三十八年，虛雲回雲門，裝修全堂聖像，大小八十餘尊，殿宇堂庵，至此已完成十之九，因香港居士

請到般若精舍講經，留港一月，回山，囑居士岑學侶編《雲門山志》。雲門自文偃祖師開山，爲五宗之一距今已一千餘年，晚近五宗，除臨濟曹洞尚餘香火外，馮仰法眼已不絕如縷。虛雲大和尚以十年之力，重建南華，又以十年之力，中興雲門，使荒蕪古刹，重現宏麗梵宮。岑居士在雲門山志序中言：「大師平生苦行，人皆見之，密行匪易知，師之年齡，尤向不告人，杜生疑謗，偏山志時予約計師爲一百有六歲，師以手訂年譜囑編，始知其年當爲一百一十一歲矣。」

二十、遭魔手雲門事變

民三十八年冬共匪陷廣州，華南盡淪魔掌。民四十年，雲門春戒期中四眾雲集，寺內有僧徒一百餘人。忽一日，有百餘人匪兵前來圍困雲山寺，禁止出入，先將虛雲和尚拘禁於方丈室內以數人看守，復將各僧人分別囚於禪堂，法堂，大搜寺內，上自瓦蓋下及地磚，佛祖尊像，法器經藏，皆一一微細搜檢，終無所獲，遂將主持各僧拘去，加以拷問謂外傳寺內藏有金條數百兩，白銀數千兩，加以種種罪行，數日之間，共拘捕僧人二十六名，施以種種楚毒，逼令供出老和尚藏金之處，有妙雲和尚，當堂被打死，其他苦刑逼供，有臂折腿斷者，并有數失蹤，擾攘十日，終無所得，最後遷怒於虛雲和尚，三月初一那天，將虛雲移禁一室，封閉窗門，斷絕飲食，大小便亦不許出外，日夜一燈如豆，恍如地獄，至初三日，有大漢十人入室，逼虛雲交出黃金白銀及槍械，不得，竟施毒打，先用木棒，繼用鐵棍，打至頭面血流模糊肋骨折斷，隨打隨問，虛雲即跌坐入定，金木交下，撲撲有聲，虛雲閉目不語，作入定狀。是日連打四次，擲之撲地，見其乘危，以爲死去，始呼嘯而去。監守者亦離去，至夜侍者扶虛雲坐榻上，過了兩天，匪兵聞虛雲未死，又復入室，視老僧入定如故，怒甚，以大木棍狠毆，拖下地，十餘人以革履蹴踏，虛雲倒臥地上，五竅流血，以爲必死無疑，又呼嘯而去。入夜侍者

復抱虛雲坐榻上，端坐如故，至初十日，虛雲始漸能臥下，經一晝夜，全無動靜，侍者試以燈草就其鼻孔，亦不見動搖，意其已無呼吸，但體尚溫，顏色怡然。至十一日晨，微有呻吟，扶之起坐，侍者告以入定及臥睡時間。虛雲語侍者曰：禪定深時，苦樂俱捐，昔憨山和尚紫柏受嚴刑時，亦同此境，此非證悟者所能代說。經過數日，各人視虛雲行為奇異，頗覺驚訝，互相耳語，向僧徒曰：「此老傢伙爲何打不死？」答曰：「爲衆生受苦，爲你們消災，打不死的，久後自知。」其人悚然。自後仍困月餘，不准僧人外出，虛雲自經重傷，體力日弱，目不能視，耳益重聽。休息數月，始漸康復，外間聞雲門解圍成來看和尚，而虛雲弟子之在京內外者，亦知此一雲門事變，慮師再有不測，欲其離開雲門。北京佛教會方面三四次電粵請虛雲北上，衆人以爲緩行爲宜。虛雲曰：時機至矣。今日全國僧伽，各競競自守，乏人提領，如一盤散沙，倘不團結，成立一有力量機構，其事恐不止一雲門也，爲佛法故，義當北上乃決定成行，自書一聯曰：

「坐關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

二十一、完苦行大師圓寂

虛雲趁粵漢車北行，先抵武昌，住三佛寺，沿途勞頓，楚瘡毒發，在寺將息一時，病稍癒，應該寺主持大鑫和尚請，爲主建一觀音法事，皈依二千餘人。扶病北行，抵南京，事先已有函電磋商，故於抵步後，即在廣濟寺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籌備處，全國佛教代表百餘人出席擬舉虛雲爲會長，以老病辭，乃舉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虛雲等人爲名譽會長。佛協籌備會既成，聲明表示應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之自由。目前急於救援施行者爲（一）無論何地，不許再拆寺院，毀像焚經。（二）不許強逼僧尼還俗。（三）寺產歸公後，仍應按僧徒人數配給田畝，許其自行耕種生產。佛教會雖然如此主張，但共產極權是不容許有宗教自由的，在暴政統治下，對佛教徒

的摧殘壓迫，不言可知。

這些年來，虛雲竭其垂盡之力，奔走呼籲，耗盡心力，終於世緣已盡，於民國四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示疾入寂（據朱鏡宙居士言），距生於前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壽紀為一百二十歲。

